

THE AMTRAK WARS BOOK IV
美铁之战 IV

世界
流行科幻
丛书

主编：姚海军

血河

BLOOD RIVER

【英】帕特里克·蒂利 著
张秋早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铁之战IV

血河

【英】帕特里克·蒂利 著 张秋早 译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BLOOD RIVER BY PATRICK TILLEY

Copyright: © 1988 BY PATRICK TILL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河/[英]蒂利 著;张秋早 译.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5

(世界流行科幻丛书)

ISBN 978-7-5364-6833-7

I.血… II.①蒂… ②张… III.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1279号

图进字21-2005-159

世界流行科幻丛书

血 河

著 者 [英]帕特里克·蒂利

译 者 张秋早

丛书主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李 珉

封面设计 王莹莹

版面设计 王莹莹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编: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11.25

字 数 240 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年5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5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ISBN 978-7-5364-6833-7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第一章

伊佐多茂都的小儿子小智趁妈妈转过身的当儿，蹑蹑着钻过半开的门，溜到船屋的甲板上。这件小事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若不是瞥见儿子出了门，多茂都绝不会从写字台边站起身来，跟出门去；如果他没有走上甲板，这个冬天大约会如往常一样，在平静单调中波澜不惊地成为历史，多茂都数百同胞的生命也能得以保全——无论如何，在另一种历史中，这些人至少会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可惜“另一种历史”注定不会成为现实。命运打着父爱的幌子，将多茂都向甲板上引去。他抱起幼子，将小家伙高举过肩。突然，眼前的景象让他一阵窒息。

两个深黑的飞行体擎着僵硬的翅膀划过天空，向船屋方向飞来。一大团灰云由西北方飘来，像毯子似的在密歇根湖上空展开。两个黑影擦着云团曲折的边沿，移向西南。

雪片纷落，随风盘旋，但伊佐多茂都对此浑然不觉。小家伙趴在父亲胸前，抓着他的衣服。多茂都僵立着，一时惊讶得合不拢嘴。只见两个飞行体掠过泊着船屋的码头上空，越来越远，越

来越小,终于消失在渐逼渐近的雪云外。

多茂都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双眼圆睁,直勾勾地盯着两个带翼黑点消失的方向。孩子调皮地用小手拉了拉他的下唇,但他仿佛没有半点感觉。天空中的异景让他连自己为什么要到甲板上来都忘得一干二净,直到由美子尖叫起来,他才被妻子的声音拉回现实,发现儿子光光的小脑袋上已经多了一顶雪积成的白帽子。

多茂都听凭妻子从自己怀中抢过小智,讷讷地跟着她走回屋里。

恪守传统礼法的好妻子本是没有资格训斥一家之主的,不过,既然周围没有亲朋好友,也没有仆人和上司,礼法的约束力自然大打折扣。作为妻子,本应尊敬丈夫,唯命是从,但女性中相对胆大泼辣(甚至尖刻怨毒)者倒也大有其人。她们不是私底下对自家男人骂骂咧咧,就是用其他更委婉的方式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

多茂都坐在写字台后的垫子上,一声不吭。妻子的责备是免不了的——谁让他拿小儿子的健康开玩笑?但多茂都颇有风度地将责难照单全收。一方面,他知道由美子完全有理由发火;另一方面,他的思绪已经转到更重要的事上,而这些事……身为女人的由美子是不可能理解的。

多茂都缓缓地在墨锭上蹭了蹭毛笔,妻子的声音刚钻进他的左耳,就从右耳跑了出去。没有意义的词句倾泻着,仿佛还来不及欣赏自己的杰作就被主人从蛋上赶走的母鸡那愠怒的咯咯声。

母亲终于将十个月大的儿子擦得干干爽爽,后者欢快的咯咯笑声表明他暂时没有性命之忧。于是,责难的咯咯声渐渐变成温软慈祥的细语——这是人类与动物教养幼仔时的典型声音。片刻之后,母亲将换好衣服、容光焕发的孩子送回父亲身边,算是发出了和解的信号。

由美子的情绪像昼夜交替一样，毫无悬念，多茂都不禁莞尔。他随意地将小智抱进怀里，亲了亲儿子柔软的小脸，又小心地将他送回母亲怀里。对于由美子来说，这场家庭风波已经告一段落；但她丈夫的问题却刚刚浮出水面。

人们都管伊佐多茂都夫妇这族人叫“铁大师”。他们都是亚裔人，内部分为不同的阶层。在铁大师中，族群地位的高低与该族属国在旧世界中的地理位置有关。故土属国离一片叫富士山的圣地越近，该族后代的地位就越高。

公元 2300~2400 年间，铁大师的祖先们一批接一批地登陆北美大陆。现在，整整六百年过去了，他们已经占有十七块领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尼桑。铁大师的领土西及大西洋，东抵伊利湖，从圣劳伦斯海道一直延伸到北卡罗莱那州的恐惧角。

多茂都的家人效忠于山下一族。无尽的西部平原上有很多过着游居生活的草猴，山下家垄断着与他们通商的特权。伊佐的父亲也是日裔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伊佐本人的出身却不那么高贵——他是一个私生子。

来自他人的非议虽不至于让伊佐永世不得翻身，但他打出生起就和周围的伙伴不同，注定与其他贵族唾手可得的高位无缘。因此，伊佐多茂都下定决心，投身商业。借助父亲的关系与手腕，伊佐稳稳当当地在一个富商家族手下谋了个级别不太高的差事。从布法罗到东海，一路都有这户富商名下的库房。

他为人警醒聪明，很有数学头脑，组织能力也不差，因此很快获得擢升，并经人介绍，幸运地和由美子走到一起。由美子是一位中国商人的四女儿。她父亲精明地意识到伊佐的价值，为女儿准备了丰厚的嫁妆。

但是，岳父的如意算盘落了空。由美子生下一子一女，后来

又怀上了小智。但小智还未出生，多茂都已经第二次无缘年度升迁。很明显，高层始终对他的出身无法释怀。他明白，自己飞黄腾达的梦想终究只能是梦想。

不过吉人自有天相，多茂都的失落很快就画上了句号——受命前往位于更－草的宫殿时，他遇见了一位山下家族官员，并接受委任成为驻外域守官。

贸易领袖（考核小组的五名成员之一）对他说，他是有史以来派驻尼桑国境外的第一位守官。多茂都意识到，担任这份职务也许会成为自己开拓新事业的契机。同时，他也能借此机会摆脱因血统不纯造成的家庭阴影和事业瓶颈——虽然他人不会公然用出身问题攻讦他，但这种潜移默化的歧视依旧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总而言之，多茂都爽快地点了头。

几十年来，山下家的轮子船每年都会造访设在贝城和都－阿路塔的贸易站。2990年夏天，山下宏领主决定任命一批商业守官，与内陆变种人部落保持长期联系。

伊佐和其他四人是第一批新任守官。如果这一举措效果好，人们将在四大湖南岸地区加设联络站。变种人管这四个彼此相通的大湖叫作“大河”。

守官和家人们住在船屋中。比起每年造访都－阿路塔的那些高达三层的蒸汽巨兽，这些船屋只能算船族中的小弟。一般说来，船屋应该固定在专用码头上，但必要时它们也可以起锚航行。每条船屋都配有家仆，以维持其日常运作。此外，还有一小队水兵随时待命，准备保护船屋。

这样一来，伊佐无形中拥有了一个由三十五名成员组成的小社会。在他们能够自给自足前，饮食和淡水都会由海路供应。

对于由美子来说，孤零零地面对陌生的土地并不让人高兴。但是，一来这是他们夫妻开始新生活的契机；二来每在船屋驻守

满三十六个月,他们就可以带薪休假三个月,守期满九年时,守官还可以获得相当丰厚的报酬。考虑到这两点,由美子也就把抱怨吞进了肚子里。

但她没有考虑过,在外域,全家人很可能连三年都活不下来,更别说漫漫九个年头了。而伊佐也明智地保持缄默,从不和妻子谈起外域那些无法无天的愚昧蛮族。

其他四名守官分别驻守蒂特律、萨吉诺湾、希博伊根和鲁汀顿^①。伊佐多茂都作为信息链的最远端,被分派到一个旧名为本托港的地方。在大劫难前的地图上,从这个小城向南走上二十英里,就可以抵达印第安纳州与密歇根湖的交界处。

守官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更紧密的贸易联系,并通过商业与文化的两方面“协商”,雇佣一些外来工。这样一来,在变种人看来,铁大师或许会减少些不近人情的色彩,变得更有亲和力,更强大有力(这点是必须的——要知道,若是故意示弱,反而会被草猴鄙夷),但又不那么咄咄逼人。

除了以上工作,守官们还有另一项同样重要的使命:收集情报。

自从 2989 年联邦篷车队第一次驶入变种人领地起,寻道民和变种人之间的冲突爆发地离尼桑边境越来越近。山下大人希望能利用守官(尤其是多茂都)关注冲突动态。他们一边为改善贸易关系做出了切实的努力,一边以此为掩护,借机收集信息,了解联邦战争机器的运作情况,监视寻道民在北阿巴拉契亚山——即平原人口中的“红色奔牛山”——方向上的北扩与东扩动向。

在所有守官中,伊佐多茂都的驻地离联邦的扩张之路最近。迄今为止,由南部沙漠来的扩张力量都局限在米兹-嬉皮河西岸。这条被外域人称为米兹-嬉皮河的大河发源于都-阿路塔西北

① 以上地名均为美国密歇根湖附近的城市。

的湖群，宽阔浩荡，蜿蜒曲折。多茂都只在地面上待了四个月，对外域的一切所知不多，但经过几次接触，他发现联邦的铁蛇从不渡河。究竟它们是无法跨越水路，还是根本就没有过河的打算，多茂都决定继续观察以得出结论。

平原人说，铁蛇喜欢沿古代留下的“硬路”前进。在尼桑境外，这些古旧工事大部分已经倾圮废弃了。但是，从一幅用六把匕首换来的联邦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铁蛇（铁蛇的主人管这种交通工具叫篷车）要抵达米兹-嬉皮河边，需要跨越不少较窄的水道。

伊佐多茂都还没有亲眼见过这种恐怖的杀戮机器。普通货车可以由兽皮缝就的气囊运载，经牛拉过河。也许那些铁兽无法用这种方式渡水就是因为体积或结构方面的限制。这倒是件好事——除非先建好桥，造好渡船，否则铁蛇们只能老老实实在河西。攻击建桥造船的工人相对比较容易。再说，即使让他们完工，只要有意志坚决的战士，建好的桥还可以拆，造好的船还可以毁。

米兹-嬉皮河仿佛一道护城河，环绕着尼桑领主们的土地，构成一道绵长的天堑。据多茂都所知，要经陆路越过米兹-嬉皮河，只有一路向北，绕过西海。即使他们取道北路，覆盖着浓密森林的群山和点缀其间的湖泊也会构成新的天然防线。就算铁蛇能突破这道屏障，位于尼桑边境的圣-奥兰萨河也会将它们挡在疆界之外。但是，蓝天自由而空旷，没有任何屏障。贪婪的巨蛇载来带翼的战车，这些战车在神明的云之国中来去自如。无论多么巍峨的高山，或者多么宽广的河流，再也无法提供任何保护。草猴管这种战车叫“箭头”，驾驶箭头的士兵则被称为“云武士”。

传说“箭头”所过之处，火之花从天而降，人们在长而尖利的铁器下丧生，但这些毕竟只是传说。片刻之前，一切都不过是言过其实的谣传。无论是伊佐多茂都还是他访问过的人，都没有亲

眼见识过箭头的威力,但今天,可怕的传说在多茂都面前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他看见了两架箭头!但是,这种云战车的模样看起来和其他人的描述不尽吻合。它们的机翼不是三角形的,而是像海鸟翅膀般直伸在机身两侧。两架箭头都有机尾,不是鸟雀那种扇形的尾巴——那用铁条连在两侧机翼上的装置肯定是尾翼。

虽然它们的形状看上去很有些不真实,伊佐多茂却毫不怀疑这些云战车都是联邦的杰作。仅仅向它们看上了一眼,他就禁不住背上发冷。即使拥有高贵的武士之魂,他也无法清晰地感知这些深色异物。不知这些家伙想在漫天飞雪中干什么?

山下大人的贸易领袖告诉他,冬天时,铁蛇会退回南方的地下巢穴,而那些在他面前比较听话的草猴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如果云战车在这一带现身,必定意味着西南方有一条盘踞的铁蛇。也许它正以森林为掩蔽,等待着战车的归来。

是的……不久后,当地变种人部落就会发现铁蛇,打听到它的具体行踪。一定会有变种人把这些消息带给多茂都,以图回报;多茂都也早有准备:他有好几箱小礼物,随时准备拿出去交换情报。这些东西有的还算实用,有的则纯粹是装饰品。

多茂都盯着面前的白纸。虽然毛笔已经吸足了墨,但他仍没从墨锭上提起笔来。他集中心思,回忆着云战车现身前的各种情况。过去两周间,气温明显下降了不少,但是天气一直很晴朗,天幕下至多只有零星的云朵。这天早晨太阳升起时,天空中仍然万里无云,那片灰色的雪云是晚些时候才在北方的地平线上出现的。

两部云战车从东北方飞来,越过船屋停泊处,向西南方飞去——那是米兹·嬉皮河的方向。这表示它们曾经从北路或南路沿弧线飞向东北,直到雪云迫近,才不得不退回铁蛇所在地。也就是说,天色转暗前,两部战车的身影曾经在晴朗的天空中暴露无遗,密歇根湖四周那些眼尖的变种人一定会记下它们的飞行

轨迹。

离他最近的鲁汀顿守官斋藤爱知可能也见证了这一幕。从这里向北走上一百二十英里，就可以到达他的船屋。雪云逼近前，也许斋藤也目睹了两部战车飞越密歇根湖的景象。哈！战车上的人真是勇气可嘉！他们驾驭带翼的战车跨越如此宽广的水域！从这点看来，他们无愧于“云武士”的称号。但是，如果勇敢的云武士莽撞地侵入尼桑上方神圣的天空，守护天国的天照大神一定会让它们成为被猎人射中的飞鸟。

伊佐决定写张便条，让鸽子带给斋藤，鸽子要等到雪后才能起飞。若是消息能在中午前送出去，他明天就可以拿到同伴的回信。根据回信中的信息，他可以进一步确定铁蛇的方位。如果斋藤没见过它们，就说明云战车是从南方绕来的，这样他要再花上些时候，等待来自南方的消息。时间虽然长了些，但他毫不怀疑，一定会有消息从南方传来。

来到外域后，有着一半贵族血统的伊佐守官将组织能力发挥到极致，在本托港西南地区投入不少心力。方圆百里之内，所有草猴都知道，只要第一个将看见铁蛇或箭头的消息报告给船屋里的大人，他一定不会亏待自己。

伊佐多茂都换了根小号毛笔，从皮夹中抽出张窄窄的薄纸，开始给斋藤写信。细小的文字从他的笔端源源流出——铁大师们的文字并非由罗马字母构成，而是一组组表意字符。

那组加密无线电信号传到“野牛”比尔·哈特曼手中时，这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贵妇号指挥官正从铺位上起身。现在是2990年11月12日，山脉标准时间0625时，离日出还有十几分钟。夜班视频管理员按下按钮，哈特曼枕边床头板上的传呼器马上发出轻柔的呼叫声。他向房间一角那张小书桌上方的视频显示装

置望去,只见一排排五字一组的加密字母飞快地出现在屏幕上。

前天晚上,哈特曼的篷车停在普韦布洛站以南七十六英里处。他们沿着一条曾被称作 25 号高速的老路一路前进。这条路经过特立尼达、兰顿、新墨西哥,穿越加拿大河,然后转而向西,折向位于大劫难前圣达菲附近的地下基地——罗斯福站。联邦的地表地图都是根据大劫难前的旧图绘制的,因此,旧世界中的城市、州际线和主要高速路都成了天然导航地标。虽然基地主结构全深埋在地下几百英尺处,城市的名字却依旧采用组合形式:罗斯福/圣达菲。

西南部地区地壳下一共深埋着十大基地。它们不是位于旧时大城市之下,就是邻近旧城而设。大部分基地都以历届美国总统的名字命名:联邦总部设在华盛顿/休斯敦(又称“大中央”或休斯敦/中央)。其余九个城市则分别是约翰逊/凤凰城、里根/拉伯克、尼克松/沃斯堡、艾森豪威尔/圣安东尼、杜鲁门/拉法叶、杰克逊/勒梅、林肯/小石城、格兰特/土尔沙,以及依旧在建设中的新城门罗/威奇托。

这些城市早已从地表消失,联邦电脑的地图档案上那些标识与字母就是它们留下的唯一信息。这些大劫难前的市名好歹让城市原址上大块的灰色建筑遗迹显得不那么了无生气。露出地面的监控站成了地下联邦与地表世界的唯一联系。若是一位立体派雕塑家见到监控站拥抱地面的样子,一定会认为自己看见了一只被冲上海滩的水母。

无论大小监控站还是工作点网络,都是在第三个千年之中建造的。有些建筑的历史可以回溯到二十四世纪早期,比它们更加古老的人类活动痕迹已经相当稀少了。二十世纪的辉煌已经在核爆中灰飞烟灭。劫难后,幸存者们在争夺未受污染的资源展开混战,仅余的文明硕果也在他们疯狂的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

倾圮的废墟，被掠夺者们洗劫一空的空屋……一切都在时光蹉跎、风霜雨雪中分崩离析。不过，虽然经历了致命的重创，这颗星球还是渐渐缓过气来，开始自愈。

九百年时光过去，大自然取代了人类短暂脆弱的斧凿痕迹，重新成为世界的主人——钢筋水泥归于尘土，层层流沙覆盖了残砖碎瓦，赤红的草毯遮蔽了残垣断壁。

像他们的目的地圣达菲一样，哈特曼的篷车同样属于第三个千年纪。路易斯安那贵妇号造于 2961 年。这是一部高达三十多英尺的陆上装甲长车。挂满十六架篷车时，贵妇号全长可达九百英尺，一眼看去相当壮观。

对于一千多名男男女女开拓者来说，这列篷车就是他们移动的家。贵妇号每年有九个月的地面作业期，在这段时间中，他们吃在车上，睡在车上，彼此并肩作战，同生共死。车上的卫生间也是男女共用的。从大劫难至今，联邦总统司令一直由男性担任，总统司令的孩子各有自己的护母。除了这一点，联邦内完全不存在性别歧视，男女一律地位平等，机会均等：无论是在 A 层工作的污水处理员、黑塔的行政随员，还是与变种人死斗的前线战士，男人和女人享有同等工作权利。

两辆篷车间由一条柔性通道相连。每部篷车长五十五英尺，宽三十英尺，内部可分三层，车头车尾处各有一对长宽各十二英尺的鼓形低压巨胎支撑着车身。

哈特曼坐在鞍桥上——这是指挥车最上层的别称。整个鞍桥形似旧世界海军驱逐舰的舰桥，下方即是篷车的指挥控制中心。篷车尾端还有一部指挥车，由哈特曼的副官库珀少校负责。即是说，从战术层面上看，篷车不分前后，如有必要，贵妇号可以首尾灵活互换，无论向前向后同样行动自如。它也可以随时断开，分成两个独立的战斗单位。这些变化往往让进袭的变种人莫名

其妙，摸不着头脑。

至于篷车队的具体车辆构成，则取决于这位贵妇的使命。在站点间运送补给时的配置自然与和敌人交火时不同。战斗编制下的篷车队包括十辆车顶和车身四周配有多管枪塔的战斗篷车，载有基弗上尉的军医队的“血罐车”，以及一辆承载篷车队空中力量的战斗机车。这辆机车上配有十架马克I型天鹰机——早在1983年时，这种三角形机翼的单座战机就已度过百年役龄。

比起普通篷车，战斗机车车顶宽阔平整，可充作小型跑道。起飞时，打开节流阀的天鹰机由面向一定角度的蒸汽弹射器射入空中；降落时则像二十世纪的运输机一样，由篷车上的辅助钩助降。因为内部配置的关系，战斗机车和动力车组火力较弱，指挥车和战斗篷车才是装备精良的斗兽，从热能传感器和夜视镜到红外激光扫描设备一应俱全。

开拓者们生活在各式各样的设备和军用武器中，这不禁让人想起大劫难前的潜艇队员和远程轰炸机组。车队的弹药和补给都堆放在上下隔间里。车组人员日夜轮班，共用铺位。篷车像旧时的潜艇一样，采用全封闭设计，没有舷窗。有紧急情况时，人们可以启用狭窄的探视槽。但是一般情况下，车外景象完全通过电子屏幕传入车中。

篷车队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独立环境中，以抵御外部世界的可怕辐射。车内流通的空气都经过严格过滤。大劫难后的九百年间，地面情况已经略有改善，但不少开拓者依旧在“变戏法”。

第一家族说，低下的变种人是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人们相信第一家族的论断。事实证明，待在地下的寻道民全都平安无事。第一家族宣称，变种人的皮肤是有毒的，只要与他们发生肢体接触，健康人的皮肤就会腐烂化脓。除此之外，他们身上还散发出有害化学物质，将地表空气弄得污秽不堪。

呼吸不经过滤的地表空气是非常危险的。开拓者们知道,即使他们没在战斗中丧命,九个月的地面作业也会把他们宝贵的生命削减数年光阴。但是,面对这种牺牲,他们义无反顾,心甘情愿。“他们的死是为了其他人能有机会活下来。”这句话不仅镌刻在所有基地中心广场的纪念墙上,也镌刻在所有两岁以上寻道民的脑中。无论走廊、画馆、地铁站台对面的隧道墙壁,还是辐射板和渊藪的环路上,到处都能看见这句以大字字母拼成的话。

全联邦的九个电视频道都不时在节目间隙插播这行字,连报站通告中也常常插上这么一句。和这句话同时出现的往往还有第一家族发布的其他语录。

“他们的死是为了其他人能有机会活下来。”没错,老兄,但愿果真如此。

虽然在地表辐射中暴露太长时间依旧相当致命,但在过去几十年中,辐射的危险系数始终在令人欣慰地持续下降。污染中西部各州空气的南方变种人数量大幅度减少,这要归功于联邦的清洗措施。已经净化的地区包括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俄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以及科罗拉多州和堪萨斯州的新领土。保护如此广袤的领土自然需要长期警戒力量。

大部分在屠杀和奴役中幸免于难的变种人不是逃向东西海岸就是向南迁入墨西哥沙漠地区,不过也有一些以劫掠为生的部族在内地各州活动,躲开篷车队的锋芒,专找力量较弱的清洗队下手。他们知道,只要看见飞行器,就说明可怕的铁蛇已经近在咫尺,因此这些人渐渐学会了在盘旋的天鹰机下面小心掩蔽行踪。

目前,联邦的重返蓝天世界计划在新领土和大平原地区遇到了挑战。在北方生活的变种人(他们自称平原人)比南方的敌人

更加棘手,更加顽强。他们和寻道民一样,从小就以在战斗中献身为荣,不仅如动物般狡猾,而且耐力惊人,悍不畏死。不过万幸的是,这些文化程度低下的野人四处流浪,过着仅能果腹的日子,所用的工具也极其原始,只有小刀、斧头和十字弓之类的落后武器。

他们的头人较为精明,所知也较丰富,可以将手下的变种人打造成一致对外的力量。但是,虽然他们可以暂时对抗联邦的科技优势和篷车队的压倒性火力,命运之神终究还是不会站在他们一边。虽然变种人都是“平原人”,但他们完全没有团结精神,彼此争斗不休,常常将其他部落当作和联邦一样的敌人。

五月的早些时候,贵妇号由尼克松/沃斯堡站出发,进行州境巡视,之后整个夏天都在中央平原上来回逡巡。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他州,他们消灭了七百二十九个呆头呆脑的变种人,进一步清洗了这些已收复地区。那些变种人中有不少还是孩子。但是,像老开拓者们常说的那样:“小家伙们总有一天会和他们的劣马爸爸和狸鼠妈妈一样狡猾、一样丑。”虽然直白了点,却是大实话。只要杀掉年轻人,除去育龄女性,一支部落很快就会消失。而且,被夺去孩子的变种人部落经常对篷车派出的开拓者战斗队发起愚蠢的自杀性袭击。

哈特曼自己的人手自然也有损伤,但总的来说,这次任务还是相当成功的,比起去年在怀俄明州遭遇那支变种人力量时的悲惨遭遇更是好了许多。那次任务后,哈特曼和队里的执行官们还被控考虑不周,致使篷车队涉险。一回到本站,他们就被送到审查团面前。

变种人是傻瓜。他们屠杀开拓者——这并不令人称奇,但若他们是威胁到篷车队,或是以巧计骗过车队指挥官,就有些说不

过去了。目前联邦共有二十一队在役篷车，每年加入它们的新车也不过只有一队。因此，篷车队可称联邦最宝贵的财产。贵妇号的指挥层成员每人领了一顿痛骂，倒扣了一年役龄，才度过了那场风波。

其实这已经很不错了。哈特曼心里很清楚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可不会用真相为自己辩护。一旦将篷车队曾遭遇一名变种人召唤师的消息走漏出去，那会引来货真价实的大麻烦。虽然很多开拓者老兵都已经知道并承认变种人魔法，但这一话题在联邦内部还是禁忌。

《联邦手册》蕴涵了第一家族的集体智慧，包括寻道民的所有行为准则，将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悉数纳入规范。手册中言词模糊地提到有关“变种人魔法”的过往记录，同时给出了第一家族对于该问题的最终判断。

官方说法中，变种人魔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手册》中唯一提到这种魔法的地方，是关于违反第一法令的惩罚规定——凡触犯第一法令者，一经宪兵报告并正式起诉，立即失去一切缓刑机会，从此永无出头之日。

这次回家的路途与上次截然不同。虽然贵妇号没有达成一千人次的清洗目标，无法获得团队嘉奖，但考虑到他们补给时花掉不少时间清洗七百二十九人的战果也已经相当可观。再说，折回尼克松/沃斯堡站时，他们仍有可能沿路遭遇变种人的零星力量，或消灭他们的劫掠队。

变种人体带毒素，不过，有些在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南方部落变种人现在正为地面工作营工作。虽然每到晚上这些人都会被套上锁链，但警戒不严或有变种人在外面接应时，他们也会翻过铁丝网逃跑。出逃的变种人通常手无寸铁，但他们的存在往往让贵妇号归家的旅途变得更加有趣。哈特曼有时会派出手下追踪